歸正篇第一之二

元魏書釋老志　齊著作魏收

高齊書述佛志　隋著作王邵

魏書釋老志　齊著作魏收

大人有作[illegible]告繩以往書[illegible]

所紀義[illegible]

為秦[illegible]

六家七略玉馬匣[illegible]釋氏之[illegible]

前漢武帝元狩中霍去病獲昆邪王

及金人率長丈餘帝以為大神列於

甘泉宮燒香礼拜此則佛道流通之

漸也及開西域遣張騫使大夏還去

身毒天竺國[illegible]浮圖之教哀帝元壽

中景憲[illegible]

後漢明帝夢金

庭傅毅始以佛對帝遣郎中

士秦景等使於天竺寫浮圖遺範仍

與沙門迦攝摩滕竺法蘭還雒陽

又得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像帝令

畫工圖之置清涼臺及顯節陵上緘

經於蘭臺石室

轉也譯云淨[illegible]

國家圖書館藏

又得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像帝令
畫工圖之置清凉臺及顯節陵上緘

經於蘭臺石室
轉也譯云淨與
悟也凡其經旨大抵言生
因行業而起有過去當今未來歷三
世識神常不滅也凡為善惡必有報
應漸積勝業陶冶麤鄙經无數劫藻
練神明乃致无生而得佛道也其間
階次心行等及十一皆緣淺以至深
藉微而為著
習虛靜而成通
依佛法僧謂三歸若君子之三畏
又有五戒去煞盜婬妄言飲酒大意
與仁義礼信智同云奉持之則生天
人勝處虧犯則墜鬼畜諸苦又善惡
生處凡有六道焉
諸服其道者　剃落鬚髮譯累辟家
結師資遵律　相與和
淨行乞以自給謂之沙門
亦聲相近也其根業各異謂之三乘
聲聞緣覺及以大乘取其可乘運以
至道為名也上根者脩六度進万行
拯度億流弥歷長遠登覺境而号為
佛也本号釋迦文此譯能仁謂德充道
備載濟万[illegible]　年於[illegible]笠
國王之子生於[illegible]月八日夜[illegible]

拯度億流弥歷長遠登覺境而号為
佛也本号釋迦文此譯能仁謂德充道
備載濟万[illegible] 年於[illegible]
國王之子生於[illegible]月八日夜[illegible]
胥而出姿相超異者三十二種天降
嘉瑞亦三十二而應之以二月十五
日而入涅槃此云滅度或言常樂我
淨明无遷謝及諸苦累也又云諸佛
有二義一者古[illegible]實謂至 妙絶
拘 [illegible]期不[illegible]
有感[illegible]心體常湛然二權應者言利
光六道同塵万類生滅隨時脩短應
物形由感生體非實有權形雖謝真
體不遷但時无妙感故莫得常見耳
斯則明佛生非實生滅非實滅也佛
既謝往香木焚尸靈骨分碎大小如
粒擊之不
驗謂之舍 [illegible]叔奉[illegible]
慕建宮宇謂之為塔猶宗廟也故時
稱為塔廟者是矣於後百年有王阿
育者以神力分佛舍利役諸鬼神造
八万四千塔布於世界皆同日而就
今雒陽甚[illegible]
寺蓋承其[illegible]迹焉而[illegible]
於天竺中[illegible]者咸言[illegible]

教法後皆著録綜覈深致无所漏失
故三藏十二部經如九流之異繞其

寺蓋承其遺焉而影[illegible]
於天竺中[illegible]作者咸言見[illegible]

教法後皆著録綜覈深致无所漏失
故三藏十二部經如九流之異繞其
大歸終以三乘為本後有羅漢菩薩
相繼著論賛明經義以破外道皆傍
諸藏部大義假立外問[illegible]去畢
之傳於中國[illegible]流廣[illegible]
衣赤布後乃易以雜色至於微言隱
義未之詳究有沙門常山衛道安性
聰敏日誦万餘言研求幽旨慨无師
匠獨坐静室十有二年覃思搆精神
悟妙蹟以前出經多有舛駮乃正其
乖謬尒後沙門傳法大著中原
魏先建國出於[illegible]風俗淳一[illegible]
域殊絶故浮圖聲教未之得聞及神
元與魏晉通聘文帝在洛陽昭成在
襄國備究南夏佛法之事太祖平
中山經郡國見沙門皆致敬禁軍
椋无有所犯有沙門僧朗與其徒隱
于泰山帝致書以繒素氈罽欽若
礼今猶号朗公谷焉天興元年
曰夫佛法之興其来遠矣濟益之功
冥及存没神蹤遺法信可依憑其勅
有司於京城建飾容範脩整宮舍

信向之徒有所居止是歲作五級佛
圖耆闍崛山及須弥山殿加以繢飾

冥及存没神蹤遺法信可依憑其勅有司於京城建飾容範脩整宫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是歲作五級佛圖耆闍崛山及須弥山殿加以繢飾別搆講堂禪房及沙門具焉　嚴

太宗踐位亦遵先業京邑四方建立圖像仍令沙門敷導民俗皇始中趙郡沙門法果戒行精至開演法籍太祖詔徵以為沙門統綰攝僧徒言多允愜供施甚厚太宗崇敬弥加於前永興中前後授以輔國宜城子忠信侯安城公之号皆固辞帝常親幸其居以門狹小不容輿輦更廣大之年八十餘太常中卒帝三臨其喪追贈老壽將軍趙胡靈公初果年四十始為沙門有子曰猛詔令襲果所加爵

去去所述沙門等文多不載

世祖燾即位亦遵太祖太宗之業每引高德沙門與共談論四月八日輦諸佛像行於廣衢帝親御門樓臨觀散花以致礼敬世祖平赫連昌得沙門惠始本張氏清河人聞羅什出經詣長安見之觀習禪定於白渠北晝則人城聽講夕還處靜三輔有識者

多宗之劉裕滅姚泓留子義真鎮長安真及僚佐皆敬重焉後義真之去

詣長安見之觀習禪定於白渠北晝
則人城聽講夕還處靜三輔有識者

多宗之劉裕滅姚泓留子義真鎮長
安真及僚佐皆敬重焉後義真之去
長安也赫連屈局追敗之道俗少長
咸見坼裁惠始身被白刃而體不傷
屈局大怒呂始於前以所佩寶劒自擊
之又不能害乃懼而謝罪後至京都
多所訓導人莫測其迹世祖重之每
加礼敬自初習禪至於沒世五十餘
年未嘗寢卧跏行涅槃初不汙足色
愈鮮白世号白脚阿練自知終期齋
潔端坐僧徒滿側凝泊而絶停尸十
日容色如一死十餘年開殯改葬初
不傾壞舉世異之送葬者六千餘人
莫不感慟中書監高允為傳頌其德
迹家上立石精舍圖像存焉
世祖雅好莊老諷味晨夕而冨於春
秋銳志武功雖歸宗佛法敬重沙門而
未覽經敎深求緣報之旨及得寇謙
之道以清靜无為有仙化之證遂信
行其術司徒崔浩奉謙之道尤不信
佛與帝言數加誹毀謂虛誕為世費
帝以其辯博頗信之會盖吴反於杏
城關中騷擾帝西伐至長安入寺中

觀馬沙門飲從官酒入其便室見有
財産弓矢及牧守富人所寄藏物盖

帝以其辯博頗信之會盖吴反於杏城閑中騷擾帝西伐至長安入寺中

觀馬沙門飲從官酒入其便室見有財産弓矢及牧守富人所寄藏物盖以万計帝先忿沙門非法浩時從行因進其説下詔誅長安沙門焚破佛像勑留臺下四方一依長安行事又詔曰彼沙門者假西戎虚誕妄生姦孽非所以齊一政化布淳德於天下也自王公已下有私養沙門者皆送過期不出沙門身死容者誅一門時恭宗為太子監國素敬佛道頻表陳刑煞之濫又非圖像之罪再三帝不許乃下詔曰昔後漢荒君信惑邪為妄假睡夢信胡姦鬼以乱天常自古九州无此也誇誕大言不本人情紂季之世闇君乱主莫不眩焉由是政教不行礼義大壞鬼道熾盛視王者之法蔑如也自此已来継代禍乱天罰極行害民死盡五服之内鞠為丘墟千里蕭條不見人跡皆由於此朕承天緒屬當窮運之弊欲除為定真復羲農之政其一切蕩除胡神滅其蹤迹庶无謝於風氏矣自今已後敢有事胡神及造其形像泥人銅人者門誅

雖言胡神問今胡人若有若无皆是前代漢人无賴子弟劉元真呂伯强

雖言胡神問今胡人若有若无皆是前代漢人无賴子弟劉元真呂伯强之徒接乞胡之誕言用老莊之虛假附而益之皆非真實至使王法廢而不行蓋大姦之魁也世有非常之人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歷代之偽物有司宣告在所諸有佛圖形像及胡經皆擊破焚除沙門無少長悉坑之是歲真君七年三月也恭宗言雖不用然猶緩宣詔書遠近豫知各得為計京邑四方沙門多亡匿而免者其金銀寶像經論大得秘藏至於土木寺塔聲教所及皆畢除毀

集論者曰帝本戎馬之鄉素絕文義之迹既參軍事所往誅殊惟斯為政餘无涉言故終史官耻述過也屬崔結密擁莫識佞辯遂行誅除時以為一代之快意也不久癘及追悔无由覩崔浩若仇讎淫刑酷毒為天下同笑也

初浩與寇謙同從苦與浩爭浩不從謙卿即令促年壽滅門户矣至真君十一年浩誅備五刑時年七十帝頓悔之然業已行難中脩復恭宗潛欲興之未敢言也時法令寬弛存言之

讜鄉即令促年壽滅門户矣至真君十一年浩誅備五刑時年七十帝頓

悔之然業已行難中脩復恭宗潛欲興之未敢言也時法令寛弛存信之家奉事沙門竊法服譁誦者殺矣至十三年二月因癘而崩子晃譏死而孫立焉

撿別傳浩非毀佛法宗尚天師寇謙之學仙道也妻郭氏敬信釋典誦金剛般若浩取焚之捐灰於廁及幽執檻車送于城南使衛士十人行溲其上呼聲嗷嗷聞于行路浩曰斯吾投經之現報也初浩得肆其佞誅戮釋門深文加謗昌言下詔以為妖鬼之大魁也帝未委之可謂非常之人能行非常之事信矣浩門既誅清河崔氏无遠近及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皆浩之親姻也盡戮其族詩云讒人罔極交乱四國驗矣集論者曰自古三公之加刑者斯寔酷也豈非恨其飾詐邪佞濫毒仁祠致癘及躬无由自免顯戮讒搆密悔前僭剋已復礼固難則矣不自責於闇惑方乃作虐尤人終非靜過畢為噬臍者所及昔龍逢之遭夏桀比干之剖殷辛炮

烙以樹嚴刑酒池以悅目妾時人豈

虐老人終非靜過畢為噬臍者所及
昔龍逢之遭夏桀比干之剖殷辛炮

烙以樹嚴刑酒池以悅自妄時人豈
謂為正化也縱而飾非廢而唱善及
後南巢被放白旗懸首无有代者身
自當之國除身喪无所追收禍不旋
踵自貽伊戚沿斯已後代代率然禪讓
之道魏文開其實録覈於終古堯舜
其猶病諸故佛經曰二儀尚殞國有
何常斯至言也世祖若能撫躬反問
本緣幽都礼義之所不行慈濟由来
莫識不知昔乗何業奄有中原如何
恣此昏凶行茲傲虐事不可也用此
自勵追悔絶乎
時有沙門玄高者空門之秀傑也通
靈感衆道王河西涼平東歸太武信
重為太子晃之師也晃孝敬自天崇
仰佛法崔寇得倖於帝恐晃攝政或
見危逐密讒於帝謂有異圖可不先
慮帝乃信之便幽太子於深宮帝夢
其祖父執劒怒曰太子仁孝忠誠允
著如何信讒帝寤集朝臣以述之諸
雄伯曰太子无事狂見幽辱帝又信
之以真君五年正月下詔曰朕承祖
宗重光之緒思闡鴻業恢隆万代武

功雖昭而文教未暢非所以崇太平
之治也今域内安逸百姓富昌宜定

之以真君五年正月下詔曰朕承祖
宗重光之緒思闡鴻業恢隆万代武

功雖昭而文教未暢非所以崇太平之治也今域内安逸百姓富昌宜定制度為万世之法夫陰陽有往復四時有代序授子任賢安全相付所以休息疲勞式固長久古今不易之令典也可令皇太子嗣理万機揔統百揆更舉賢良以備列職擇人授任而黜陟之其朝士庶民皆稱旨於太子（玄云）

崔浩又譖云太子前事實有謀心但結高公道術故令先帝降夢如此物論事迹難明若不早除必為巨害帝又納之即幽太子死之又取高菜平城南縊之即宋元嘉二十一年也尔夜門人莫知其死忽有光明繞塔入房有聲曰吾已逝矣弟子等奔赴尸所請告遺訣高蹙然起坐曰大法應化隨緣感襄感襄在迹理恒湛然但念汝等不久復當如我耳汝等死後法當復興善自修心无令後悔言已便卧而絶崔浩讒辞既深能令父猜其子乃至幽死況沙門乎

太武以真君十三年二月五日崩太子先已幽死吴王以九日即位改元永

平十月一日吴王又崩帝孫諱濬即位

太武以真君十三年二月五日崩太子先已幽死吳王以九日即位改元永

平十月一日吳王又崩帝孫諱濬即位改元興安是為文成帝也廟号高宗然佛教遠大光明四海此洲万國無王不奉魏北雖除南宋弥威稱為真君明主不亦惑乎猜子而信賊目孰可悼乎感癘而自嬰禍斯酷甚乎民思返政存立非一

興安元年高宗踐極下詔曰夫為帝王者必祗奉明靈顯章仁道其能惠著生民濟益羣品者雖在往古猶序其風烈是以春秋嘉崇明之礼祭典載功施之族況釋教如来功濟大千惠流塵境尋生死者歎其達觀覽文義者貴其妙門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排撥羣邪開演正覺故前代已来莫不崇尚亦我國家常所尊事也世祖太武皇帝開廣邊荒德澤遐被沙門道士善行純誠如惠始之倫无遠不至風義相感往往如林夫山海之深挺物多有姧嬈之儔得容假託諸寺之中致有兇黨是以先朝因其毀豐裁其有罪有司失旨一切禁斷景穆皇帝每為慨然值軍國多事未

遑脩復朕承鴻緒君臨万邦思述先志以隆斯道今制諸州城郡縣於衆

其毀豐裁其有罪有司失旨一切禁斷
景穆皇帝每為慨然值軍國多事未

遑脩復朕承鴻緒君臨万邦思述先
志以隆斯道今制諸州城郡縣於衆
居之所各聽建佛圖一區任其財用
不制會限其有好樂道法欲為沙門
不問長幼出於良家性行素篤鄉里
所明者聽出家率大州五十小州三
十人足以化惡就善播揚道教也於
即天下承風朝不及夕往時所毀圖
寺並還脩復佛像經論皆得顯出于
時剡賓王種沙門師賢者東遊涼城
又遊京下偽龍佛法權假醫術而守道不
改於脩復日即為沙門同輩五人帝
親為下髮賢為僧統云云
興光元年勑有司於五級大寺為太
祖已下五帝鑄釋迦文像五軀各長一
丈六尺用赤金二十五万斤
沙門曇曜帝礼為師請帝於京西武
州西山石壁開窟五所鑄佛像各一
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彫飾奇偉冠
於万代今時見者傳云谷深三十里
東為僧寺名曰靈巖西頭尼寺名鑿
石為龕容千人已還者相次櫛比石
崖中七里極高峻佛龕相連餘處時

有斷續佛像數量孰測其計有一道
人年八十礼象為業一像一拜至于

石為龕容千人已還者相次櫛比石
崖中七里極高峻佛龕相連餘處時

有斷續佛像數量孰測其計有一道
人年八十礼像為業一像一拜至于
中龕而死尸殭伏地以石封之今見
存焉莫測時代在朔州東三百里恒
安鎮西二十餘里往往来者述之誠
不思議之福事也
皇興元年高祖孝文誕載於恒安北
臺起永寧寺七級佛圖高三百餘尺
基架博敞為天下第一又於天宮寺
造釋迦文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万
斤黄金六百斤又搆三級石佛圖高
十丈據棟楣楹上下重結大小皆石
鎮固巧密為京華壯觀
延興元年顯祖獻文禪位於太子僧
蓋一名宏即孝文也年五歲聰聖玄
覽窮神知幾既初踐位顯祖移御北
苑崇光宮統習玄籍建鹿野佛畫於
苑中之西山去崇光右十里巖房禪
室僧居之
承明元年顯祖太上皇崩造建明寺
尒後建福度僧立寺非一
太和十六年下詔每年四月八日七
月十五日聽大州一百人為僧尼中

州五十下州二十人著令以為常准
太和十九年帝幸徐州白塔寺顧諸

太和十六年下詔每年四月八日七月十五日聽大州一百人為僧尼中

州五十下州二十人著令以為常准太和十九年帝幸徐州白塔寺顧諸王侍臣曰此寺近有名僧嵩法師者受成實論於羅什後授淵法師淵又授登紀二法師朕每覩成實可以釋人深情故至此寺道登雅有義業高祖眷賞恒侍講論於禁內及卒帝悼惜施帛千疋設一切僧齋京城七日行道下詔曰朕師登法師奄至徂背痛怛摧慟不能已已比藥治慎喪未容即赴便准師義矣諸門外繼素榮之西城沙門跋陁者有深道業帝所敬重詔於少室山陰立少林寺以居之公給衣供

二十一年五月詔曰羅什法師可謂神出五才志入四行者也今常住寺猶有遺蹤欽悅循迹情深遐迹可於舊堂所為建三級佛圖又見逼昏虐為道殊軀既蹔同俗礼應有子胤可推訪以聞當加叙接先是立監福曹又改為昭玄備有官屬以斷僧務即如今同文寺崇玄署是也高祖時知名沙門有道順慧覺僧意慧紀僧範

道辯慧度智誕僧顯僧義僧利並以義行重焉

如今同文寺崇玄署是也高祖時知名沙門有道順慧覺僧意慧紀僧範

道辯慧度智誕僧顯僧義僧利並以義行重焉

有魏孝文聖天子也五歲受禪十歲服冕太和十八年遷都於洛二十年改姓為元氏文章百篇冠絕終古初登詔誥假手有司太和已後並自運筆前後諸帝不能及之如僧行篇所下詔也

世宗即位下詔曰緇素既殊法律亦異故道教彰於手顯禁勸各有所宜其僧犯煞人已上罪者依俗格斷餘犯悉付昭玄以內律僧制判之

熙平元年詔遣沙門慧生使西域採經律涉七載正光三年冬還所獲經論一百七十部景明初世宗詔大長秋卿准代京靈巖寺石窟於洛南伊闕山為高祖文昭皇太后營石窟二所去地三百一十尺後以斬山太高費功難就奏移就下平去地一百尺南北一百四十尺永平中為世宗造石窟一凡三所從景明元年至正光四年二十四載方成用功八十万二千三百六十六

肅宗熙平中於城內起永寧寺靈太

四年二十四載方成用功八十万二千三百六十六

肅宗凞平中於城内起永寧寺靈太后親率百僚表基立剎塔有九層高四十餘丈費用不可勝計景明寺塔亦其亞也尒後官私寺塔其數甚衆神龜元年司空尚書令任城王澄奏寺塔漸多妨民居事略云如来闡教多約山林今此僧徒戀眷城市豈湫隘是經行所宜浮誼是栖禪之地當由利引其心莫能自止且住者既失其真造者或損其福乃釋氏之糟糠法門之社鼠内戒所不容王典所宜弃矣奏可未幾天下喪乱加以河陰之禍朝士死者復捨其家為寺禁令不復行焉興和二年詔以鄴城舊宫為天平寺世宗已来至武定末沙門知名者有慧猛慧辯慧深僧暹道銀僧獻道晞僧深慧光慧顒法榮道長並見重道俗自魏有天下至於禪讓佛經添通大集中國凡四百一十五部合一千九百一十九卷正光已後天下多虞王役尤甚於是所在編户相從入道假慕沙門實避調役猥濫之極自中國有佛法未之有也略計僧尼二百

餘万其寺三万有餘流弊不歸一至

國有佛法未之有也略計僧尼二百

餘万其寺三万有餘流弊不歸一至於此識者所以太息矣

道家之原出於老子其自言也先天地生以資万類上處玉京為神王之宗下在紫微為飛仙之主千變万化有德不德隨感應物厥迹无常授軒轅於峨嵋教帝嚳於牧德大禹聞長生之決尹喜受道德之旨至於丹書紫字昇玄飛步之經玉石金光妙有靈洞之說不可勝紀其為教也咸蠲去邪累澡雪心神積行樹功累德增善乃至白日昇天長生世上是以秦皇漢武甘心不息勞心竭事所在追求終莫之致退恨於後故有欒大徐氏之誅然其道惑人効學非一靈帝置華蓋於濯龍設壇場而為礼及張陵受道於鵠鳴曰傳天宮章本千有二百弟子相授其事行齋祠跪拜各有成法於是三元九府百二十官一切諸神咸所統攝又稱劫數頗竊佛經及其劫終稱天地俱壞其書多有禁秘非其徒不得輒觀至於化金銷玉行符勑水奇方妙術万等千條

上云羽化飛天次稱消災滅禍故好異者往往而尊事之初文帝人賓於

有禁秘非其徒不得輒觀至於化金銷玉行符勑水竒方妙術万等千條

上云羽化飛天次稱消灾滅禍故好異者往往而尊事之初文帝入賓於晉從者云登仙伊闕太祖好老子之言誦詠不倦天興中儀曹郎董謐上服食仙經數十篇乃置仙人博士立仙坊煑練百藥封西山以供其薪蒸令死罪者服之多死无驗太祖猶特脩焉太醫周澹苦其煎採之役欲廢其事陰令妻貨仙人博士張曜妾得曜隱罪曜懼死因請自辞穀太祖許之給曜資用為造靜堂於苑中給洒掃民二家而練藥之官仍為不息久之太祖意少懈乃止

世祖時道士寇謙之字輔真南雍州刺史讚之弟也早好仙道脩張曾之術服食餌藥歷年无効有仙人成公興傭作謙家後謙之筭七曜怳然不了興曰何為不釋謙之曰我學筭累年近筭周髀不合興令依言布之俄尒便決謙嘆伏欲師事興固辞求為謙之弟子未幾興入華山居石室興採藥與謙服不復飢又共入嵩高山石室曰當有人將藥來得但食莫疑

尋有人將藥至皆是毒虫臭物謙之曜走興還具問便歎息曰先生未山

有禁秘非其徒不得輒觀至於化金銷玉行符勑水奇方妙術万等千條

上云羽化飛天次稱消災滅禍故好異者往往而尊事之初文帝入賓於晉從者云登仙伊闕太祖好老子之言誦詠不倦天興中儀曹郎董謐上服食仙經數十篇乃置仙人博士立仙坊煑練百藥封西山以供其薪蒸令死罪者服之多死无驗太祖猶特脩焉太醫周澹苦其煎採之役欲廢其事陰令妻貨仙人博士張曜妾得曜隱罪曜懼死因請自辞穀太祖許之給曜資用為造靜堂於苑中給洒掃民二家而練藥之官仍為不息久之太祖意少懈乃止

世祖時道士寇謙之字輔真南雍州刺史讚之弟也早好仙道脩張曾之術服食餌藥歷年无効有仙人成公興傭作謙家後謙之筭七曜怳然不了興曰何為不釋謙之曰我學筭累年近筭周髀不合興令依言布之俄尒便決謙嘆伏欲師事興固辞求為謙之弟子未幾興入華山居石室興採藥與謙服不復飢又共入嵩高山石室日當有人將藥來得但食莫疑

尋有人將藥至皆是毒虫臭物謙之曜走興還具問便歎息曰先生未山

採藥與謙服不復飢又共入嵩高山
石室曰當有人將藥來得但食莫疑

尋有人將藥至皆是毒虫臭物謙之
懼走與還具問便歎息曰先生未仙
正可為帝王師耳興事謙七年便曰
不得久留明中應去至期果卒見兩
童子一持法服一持錫杖及鉢至興
尸所興欻然而起著衣持鉢執杖
而去

謙之守志嵩岳以神瑞二年十月遇
大神乘雲駕龍導從百靈集於山頂
稱太上老君謂謙之曰自天師張陵
去世已來地上曠職上谷寇謙之文
身直理吾故授汝天師之位賜汝雲
中新科二十卷自開闢已來不傳於
世汝宣吾新科清整道教除去三張
偽法租米錢稅及男女合氣之術大
道清虛寧有斯事專以礼度為首加
之以服食閉練使玉女九疑十二人
授謙導引口訣遂得辟穀氣盛顏色
鮮麗弟子十餘人皆得其術

太常八年十月有牧土上師李普文
來嵩岳云老君之玄孫也昔居代郡
棄乾漢武時得道為牧土宮主領治
三十六七人鬼之政地方十八万里

其中為方万里者有三百六十方遣

其中為方万里者有三百六十方遣弟子古嵩岳所統廣漢方万里以授謙之作誥古古

録圖六十卷真經付汝輔佐北方泰平真君出天宮靜輪之法能興造克就則超登真仙矣

又古地上生民末刼垂及行教甚難男女立壇宇朝夕礼拜古古

又古二儀之間有三十六天天别三十六宮宮有一主其赤松王高韓終張安世劉根張陵近世仙者並為翼從命謙之與羣仙為友

又古佛者昔於西胡得道在三十二天為延真宮主勇猛苦教故其弟子皆髡形染衣断絶人道天上衣服悉然始光年中初奉其書獻之世祖乃令謙之止於張曜辟穀之所供其食物朝野聞之若存若亡未全信也崔浩獨異其言因師事之受其法術上疏賛明其事曰臣聞聖王受命則有天應而河洛圖書寄言於玉獸之文未若今日人神接對手筆粲然辞旨深妙自古无此昔漢高英聖四時

猶或耻之不為屈節今清德隱仙不

文未若今日人神接對手筆粲然辭
旨深妙自古无此昔漢高英聖四皓

猶或耻之不為屈節今清德隱仙不
召自至斯誠陛下侔蹤軒黃應天之
符也豈可以世俗常談而忽上靈之
命自竊懼之世祖欣然時年九歲乃使謁
者奉玉帛牲牢祭嵩岳迎致其餘弟
子在山中者於是崇奉天師立道壇
顯揚新法布告天下道業大行浩事
天師甚謹拜礼人或譏之
于時中岳道士三十餘人至起天師
道場京之東南重壇五層依新經
制度給道士百二十人衣食齋肅祈
請六時月設厨會數千人
謙之奏曰陛下以真君御世建靜輪
天宮開古未有應登受符書以彰聖
德世祖從之至道壇受符録備法駕
旗幟盡青以從道家之色也自後諸
帝即位皆如之恭宗見謙之奏造靜
輪天宮必令高不聞雞犬聲與上天
神交接功役万計經年不成乃言於
世祖曰人天道殊卑高定分今謙之
欲要以无成之期說不然之事財力
費損百姓疲勞无乃不可乎必如其
言未若因東山万刃之崖為功差易

帝深然之但為崔浩賛成難違其意
況今之日吾亦如其无成事无亦

費損百姓疲勞无乃不可乎必如其
言未若因東山万刃之崖為功差易

帝深然之但為崔浩賛成難違其意
沈吟久之曰吾亦知其无成事既尒
何惜五三百功真君九年謙之平壄
以道士之礼諸弟子以為尸解變化
而去静輪天宮竟不成便止
時京兆聿文秀隱中岳世祖徵問方
士金丹事對曰神道幽昧變化難測
可以闇遇難以預期昔受於先師
未之為也世祖重其豪族温雅遣與
尚書崔蹟詣王屋山合丹竟不成
時方士至者前後數十人磨出名行
河東祁纖好相人世祖賢之拜纖上
大夫
頻陽絳略聞喜吴劭導引養精年百
餘歳神氣不衰恒農閻平仙博覧百
家不能達意然辞對可録帝授官固辞
扶風曽祈遭赫連虚避地寒山教授
數百人好方術少嗜慾
河東羅崇之餌松脂不食五穀去受
道中條山有穴通崐崘蓬萊得見
仙人往来帝令還鄉立壇祈請詔河
東給所須崇入穴百歩遂窮名還有
司以誣罔不道奏罪之世祖赦之以

開待賢之意
東萊王道翼隱韓信山四十餘年断

開待賢之意

東萊王道翼隱韓信山四十餘年斷粟食麦通經章符録不交時俗顯祖令青州刺史呂赴都仍守本操遂令僧曹給衣食終身太和十五年詔曰夫至道无形虛寂為主自有漢巳後置立壇祠先朝以其至順可歸為立寺宇昔京城之内居舍尚希今者里宅擲比人神猥湊非所以極崇至法清敬神道可移於都南柔乾之陰岳山之陽永置其所給户五十以供齋祀之用仍名為崇虛寺可呂諸州隱士負滿九十人遷洛移鄴踵如故事其道壇在南郊方二百步以正月七日七月七日十月五日壇主道士哥人一百六十人以行拜祠之礼諸道士罕能精至又无才術可高武定六年有司執罪之河東張遠遊河間趙静通等齋文襄王别置館京師重其道術而礼接焉

余撿天師寇謙之叙陳太上老君所言同夫蓬萊之居海下崑崙之飛淫天上也

又云三十六土万里為方三百六十等何異張角之三十六方乎案後漢

言同夫蓬萊之居海下崑崙之飛漢天上也

又云三十六土万里為方三百六十等何異張角之三十六方乎案後漢皇甫嵩傳云鉅鹿張角自稱大賢郎師奉事黄老行張陵之術用符水呪法以治百病遣弟子八人使於四方行化道法轉相誑惑十餘年間衆數十万自青徐幽冀荆揚兖豫八州之民莫不必應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之号也大方万餘人小方六千人訛言蒼天死黄天當立歳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邑寺門作甲子字中平九年三月五日内外俱起皆著道士黄服戴黄巾或煞人祠天于時賊徒數十万衆初起頴川作乱天下並為皇甫嵩討滅餘燼不滅今猶服之

齊書述佛志　著作王劭

邵曰釋氏非管窺所及率尓妄言之又引列御寇書述商太宰問孔子聖人事又黄帝夢遊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佛神遊而已此之所言髣髴於佛石符姚世經譯遂廣盖欲柔伏人心故多寓言以方便不知是何

神怪浩蕩之甚乎其説人身善惡世事因縁以慈悲喜捨常樂我淨書辯

鏹於佛石符姚世經譯遂廣盖欲柔伏人心故多寓言以方便不知是何神怪浩蕩之甚乎其說人身善惡世事因緣以慈悲喜捨常樂我淨書辯圭精明如日月非正覺孰能證之凡在順首莫不歸命達人則慎其身口脩其慧定平等解脫究竟菩提及僻者為之不能通理徒務費竭財力功利煩濁猶六經皆有所失未之深也已矣

廣弘明集卷第二